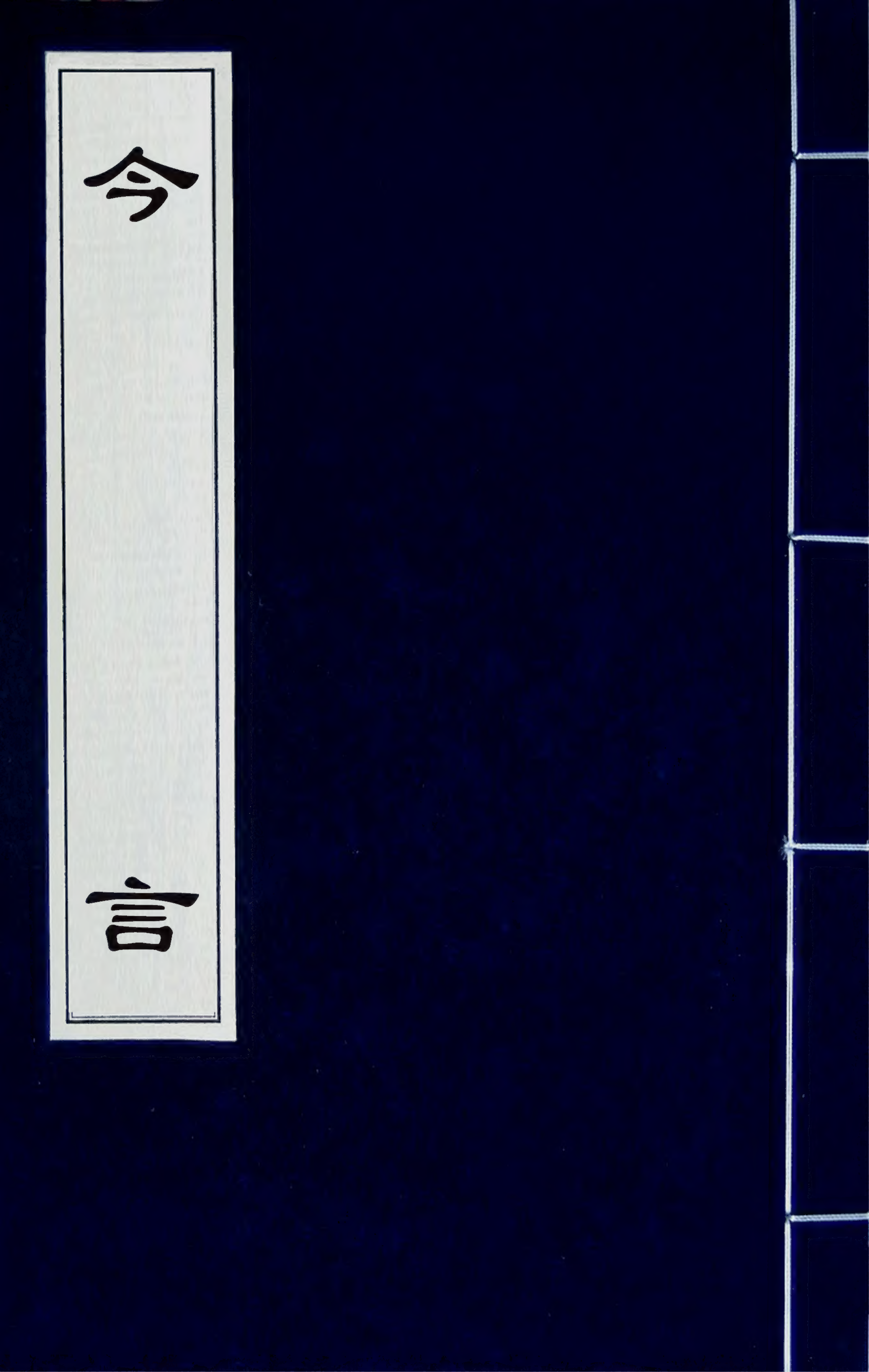

今言

今言卷之四

海鹽鄭曉

二百六十六

正德元年十月劉瑾入司禮監矯詔殺太監王岳徐智范亨罷戶部尚書韓文郎中李夢陽勒少師劉健少傅謝遷致仕以吏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吏侍王鏊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兵書許

進代芳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先是　上初即位瑾等以東宮內侍導　上遊戲內閣上疏言皇上視朝太遲免朝太數奏事漸晚遊戲漸廣長夏之時遂停經筵輟日講不知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靡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兎田野之畜不可育於

宮廷弓矢甲胄戰鬬不祥之象不可施於
禁籞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
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雜于前則聖賢義
理何由而明古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
苦而莫伸政事弊壞而莫救宗社所繫生
民所賴今日之事臣實憂之六月中旬風
雨飄蕩雷霆震怒 正殿鴟吻及 太廟
脊獸 天壇樹木禁門房柱各有摧折或

至燒燬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願陛下惕
然省悟報聞復上疏曰兩月以來日高數
丈尚未視朝茲天變民窮之時正宜恐懼
修省怠荒若此禍亂將至又報聞會太監
王讚崔通去兩京蘇杭織造乞長蘆官鹽
萬二千引戶部請予半 上不喜召見內
閣問狀內閣對曰宜如部議 上曰用不
足柰何對曰寧加銀數不可多鹽引 上

詰其故對曰鹽引有夾帶之弊引多則夾帶益多　上曰彼獨不畏法乎對曰彼旣得旨沿途騷擾　朝廷豈得聞知　上色變語益厲曰豈獨此數人壞事譬如十人豈能皆賢亦未免有四五人壞事者時有譖健遷者　上入其言故云內閣退上疏自劾曰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爲托臣等誓以死報未敢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

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灾疊異併在一時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于上而不畏竊觀古今載籍未有如此而不亂者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覆無以自明展轉于衷事非獲

已若竊祿苟容既負　先帝又負　陛下
伏乞罷黜不允又上疏曰痛惟　孝宗皇
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乾清宮御榻前面
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拜受不勝
嗚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等實共聞之
陛下嗣位之初臣等尤得少盡其職近
來數月往往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有所議
擬徑行改易并上詔書不信政令失中數

事皆不聽言官亦會䟽論內侍罪狀留中戶部尚書韓公文每朝退輙泣恨不能救正部郎中李夢陽說公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公曰計安出夢陽曰比言官入章交劾諸閹章下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捋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不死

不足以報國明日早朝公密叩閣老許之

倡諸大臣諸大臣皆唯公退具疏曰臣等

待罪股肱值　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

如割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

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晩仰觀聖容日就清

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

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擊毬

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

尊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媒褻有傷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皇帝業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葅醢何補於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朝顧命　陛下所聞也柰何姑息
羣小置之左右累　聖德乎今永成等罪
惡旣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
細伏望奮乾剛絕私愛上告　兩宮下諭
百僚將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泄神
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不食諸閹大懼太監王岳者亦與

永成等共事素剛厲頗惡其黨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閣君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岳頗獨曰外廷議是明日忽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咎公者曰公疏言何公故不應令吏待鏊趨詣閣候洛陽語王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　旨

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　上
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衆懼
莫敢出一語答瑩面公曰此疏本出公公
云何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
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位靡所匡救　上始
踐阼遊晏無度狎暱群小文等何忍無言
瑩曰　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遂
旅退鏊前謂瑩曰設　上不處奈何瑩曰

我頸有裹鐵邪敢壞國事是日諸閣益窘
自求去南京安置閣議堅持猶不肯下是
夜瑾等遶 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非
上恩奴儕且磔餧狗 上色動瑾又進曰
害奴儕者王岳 上曰何謂曰岳前掌東
廠謂言官先生有言第言議閣時岳又獨
是外廷議狗馬鷹兎岳嘗獻否 上心所
明也今獨咎奴儕益伏地痛哭 上怒夜

收岳及亨智瑾又曰狗馬鷹兎何揁萬幾左班官敢諱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惟　上所欲爲誰敢言者　上立詔瑾入司禮監竄岳智亨南京内閣又上疏曰伏見舊年以來龍顔清減心切憂惶傳聞每夜戲樂有妨寢膳皇城禁門開閉無節甚至入市交易全無巷衛皆由左右誘引以致聖心荒怠政令乖違財盡民窮上干天

變昨者府部科道等官合詞累奏皆謂瑾
等狎昵淫巧罪大惡極乞明示典刑臣等
讀未終篇滿淚交下連日司禮太監李榮
等三至內閣傳示　聖意乃謂瑾等自幼
服事不忍遽行斥逐夫人君之於小人若
不知而誤用其失猶小天下尚望其能知
而去之若既知而不治則小人狎玩愈肆
姦邪正人危疑被其離間天下之事無可

復爲必至於亂天下而後已且邪正必不兩立今滿朝文武公卿科道皆欲急去數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盡懷疑懼而此數人者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内外不協禍亂之機皆自此始　宗社所關誠非細故　上不允三臣各疏求去内批徒遷致仕東陽留用東陽再乞退　上曰自陳休致臣下職也黜陟人才朝廷公論卿

毋再辭韓李皆致仕言官劉茝戴銑等俱
下詔獄錦衣鎮撫牟斌杖闕下奪職岳亨
智為璽所殺死於道路

二百六十七

弘治十一年十月清寧宮災　詔行寬恤
求直言內閣上疏曰竊見頃年災異頻仍
內府火災尤甚軍器庫火番經廠火乾清
宮西七所火內官監火而清寧宮之災尤

爲大異古先聖王遇災而懼避殿減膳責
已求言修政事明賞罰然後可以轉禍爲
福變災爲祥本朝　列聖具有故事今日
急宜舉行向來姦佞熒惑　聖聰妨蠹
聖政以致賄賂公行刑賞失當紀綱廢弛
賢否混淆賦役繁興科派百出公私耗竭
軍民困憊而大小臣僚被其恊制畏罪避
禍箝口結舌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

聲仰干和氣灾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天道
昭明元惡殄喪　聖心開悟洞察前非然
餘慝未除宿弊未革雖聖仁廣大姑示含
容而中外人心憤鬱未釋故上天仁愛復
有此異伏願大開離照獨運乾剛進賢黜
姦明示賞罰當行之事斷在不疑無更因
循以貽後患尤望特降綸音戒諭臣工痛
加脩省廣求直言指陳時弊並垂採擇次

第施行以收人心以回天意　上悉從之

時太監李廣死乞祠額不許黨周輔請

令李東陽爲廣寺碑文又不許言官劾文

武大臣交結廣者請追究簿籍　上因東

宫午講過左春坊放班後召内閣出袖中

諸大臣辯疏問處分云何内閣請治其罪

　上曰然但六部尚書五人被劾柰何對

曰但查簿籍治其有實蹟者　上曰本無

簿籍究之恐濫及耳對曰請付臣等擬上
必不太濫　上曰此籍不知有否姑宜已
之內閣䟽中所謂奸倖元惡皆指廣也

二百六十八

宣德三年　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
口盛衰對曰禹平水土民莫繁居至桀而
耗湯時已不及禹至紂淫虐武王時又不
及湯成康致理蕃多於禹時春秋戰國至

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民數減半昭帝罷兵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隋文帝恭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民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

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又極盛安史之亂
遂大耗宋承五季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
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
民此歷代戶口之槩也　上曰戶口盛衰
足見國家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
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
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
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

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
遷皆足為世主大戒

二百六十九

宣宗坐文華殿召問士奇勞交阯勅去未
對曰行矣　上曰朕昔聞皇考言　太祖
初定天下安南最先納貢已而黎氏簒奪
天討不可赦是時求立陳氏後不得故郡
縣其地若陳氏有後不致勞擻方隅朕對

曰此誠帝王盛舉　皇考笑曰勿泄朕心未嘗忘今思陳氏果有後選立一人使供藩職三年一貢如洪武制用寧其民我亦得省兵戍論者將謂朕委棄　祖宗之業然繼絶興滅實　皇祖之志士奇頓首稱善　上曰卿二人識朕意勿言賜酒饌而退

景泰元年七月癸亥禮部右侍郎李實及
也先使臣把禿等至自瓦剌寧陽侯陳懋
吏部尚書王直等言實至自虜中言虜欲
和且還大駕又引實至　上皇所　上皇
諭虜請和非僞慎勿疑阻朕需少物作人
事汝歸爲朕取來朕得南還即令朕守
祖陵或爲庶人朕亦甘心乞再遣實奉衣
物禮幣奉迎　上不聽曰虜譎叵測實歸

楊善復去不必更使即以迎　上皇意勅
也先附其使去便丙寅懋直等再上言往
者脫脫不花阿剌遣人議和　皇上不吝
一介令也先悔禍專使行成竟不一報適
啓戎心後患無已下大臣再議丁卯實上
言臣自尾剌還時也先與臣約八月五日
來迎　上皇臣言需歸朝請旨未敢竊定
期約也先言正使即未遣須先遣一二人

同我使來報不然勿謂吾失信遂令諸小酋偕少卿羅綺收還大同宣府塞上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芻牧收禾轉餉虜言可信臣復命日蒙召對詳述虜情近在廷大臣冀蹕來允臣將命講和其欲遣人迎復定約期日臣特傳也先口語伏望俯從群言則遣材智大臣往迎雖虜情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詞不然直在彼曲在我

猶豫趑趄遷期失約彼欲遣使或又以命
臣臣自揣彼遷期失不敢往彼此相疑和議
不成則　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
邊鄙終不可寧矣疏入復下大臣再議是
日把禿等還諭也先曰把禿等至悉議和
之意預前已遣楊善趙榮齎書幣至可汗
及太師專爲迎朕兄　太上皇帝朕念朝
廷自　祖宗以行之制甚厚一旦因嫌棄

隊連兵太師既能復脩舊好朕亦當勉從
所請繼今益宜上順天意下順人心休兵
息民以實前言把禿等回特須賞給至可
領也所言欲送還大駕實朕至願果出誠
心即令楊善等奉迎還京朕當永保和好
太師其深省之是日懋直等復請再遣實
奉迎　上曰俟善還時御史畢鑾等翰林
檢討邢讓皆疏乞迎駕不聽巳巳善至虜

營庚午也先引著見　上皇是日定議也
先遂奉餞　上皇

二百七十一

宣德六年十二月太監袁琦有罪凌遲誅
其黨陳海等十人詔天下又諭都御史佐
內臣出外有犯令所在官司奏聞重治知
而不奏罪同軍民撥置害人者罪死

二百七十二

宣德二年十二月有進豳風七月圖者　上
喜受之顧侍臣曰此見周家立國之本周
公輔成王之心當是時君民相親如父子
以故周之王業歷年最永

二百七十三

李叔正者江西靖安人性聰敏年十二以
能詩名既長博通諸子百家言時稱江西
十才子叔正其一也友諒僭南昌其妻夏

投井死叔正義不再娶洪武四年徵除國子學正遷渭南陞興化知縣禮部員外郎請老不許除國子助教遷監察御史湖廣參政陞布政使召爲禮部侍郎十四年春進尚書是年有司薦賢良往往以儒學訓導應詔叔正上言師範缺員生徒廢業不可　上曰朕急作人務求明師有司又薦而他用甚失朕意禁勿許

嘉靖辛亥三月吏書夏邦謨去吏部會推都御史屠僑南吏書屠楷吏侍郎李默上簡用李議者皆言冢宰必歷任正卿資久望深方得轉授未聞侍郎即正位冢宰者籍籍問余余應曰李膺簡命固 聖明特達之知然於先朝實爲故事洪武壬午

成祖即位初也蹇忠定公以吏侍陞尚書秉銓二十七年輟部事留京師備顧問

郭公璡以吏侍代蹇凡十五年至正統壬戌致仕而王文端公以禮侍代郭凡十四年天順丁丑致仕是時　上能推誠下無逸口蓋五十六年間吏部三尚書耳今自弘治丙辰至嘉靖辛亥亦五十六年凡易二十八人而晉溪松皐皆再任整菴毘菴晉叔皆未任銓揆數易如此他可知矣成化癸巳尹恭簡公亦以吏侍爲尚書代姚

文敏公歷十三年致仕惟崔莊敏公吏侍爲尚書代李襄敏公未逾年去此五公皆能稱其職當時未聞有超資之議逆璫時焦芳張綵以吏侍相繼爲尚書清議恥之即使二人不由侍郎爲尚書亦豈得爲善類乎昔傳說起板築爲冢宰而甘盤舊學不以爲嫌此何足異顧稱弗稱耳

國朝定鼎金陵本興王之地然江南形勢終不能控制西北故　高皇時已有都汴都關中之意觀洪武元年詔曰江左開基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圖治廣一視同仁之心其以金陵大梁爲南北京方希古懿文太子輓詩曰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遽侵關中諸父老猶幸翠華臨蓋有都關中之議以東宮薨而中止也

二百七十五

景泰元年減中鹽務粟先是召商于密雲隆慶中淮鹽者引米七斗荳五斗草四十束古北口引米七斗荳三斗草三十五束至是減密雲隆慶米荳一斗草十束古北口米五升荳一斗草十束

二百七十六

嘉靖八年夏五月宗室載屬籍者八千二

百三人 親王三十位 郡王二百三位
世子五位 長子四十一位 鎮國將
軍四百三十八位 輔國將軍一千七十
位 奉國將軍一千一百三十七位 鎮
國中尉三百二十七位 輔國中尉一百
八位 奉國中尉二百八十位 未名封
四千三百位 庶人二百七十五名
二百七十七

郡主無後子惟圖安以　景帝出順義以
秀懷王出王無嗣國絕順義育宮中故其
子王道周鳳宮之錦衣
二百七十八
陸愷神宮巨鐺也以　孝穆紀太后兄世
官錦衣百戶紀太后　泰陵所自出也籍
州無爲州巢縣人
二百七十九

經筵面奏近世無聞惟嘉靖甲申夏呂脩撰柟言五月十二日 獻陵忌辰是日講筵 君臣不宜華服已丑夏祭酒深言講官講章不宜輔臣改撮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邪正異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粲以此謫延平同知程正叔詞嚴義正范堯夫色温氣和皆賢講官也今難其人矣

二百八十

平蜀之功經西番破階文二州者潁川侯也由瞿塘破水陸二寨者德慶侯也二州破則甘失漢水之險二寨破則東失江水之險故　聖祖平西蜀之序云爲傅將軍廖將軍千萬年不朽之功而中山侯不與焉

二百八十一

嘉靖丁亥田州之役寔姚東泉之功也是
年六月三日進兵兩廣漢達馬步官軍土
兵打手殺手共十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員
名分爲五哨凡攻破巢砦九十五處賊猛
殞首歸順子邦彥黨死齊村馮爵死富州
岑約死遐村韋好陸綬諸惡目俱被擒斬
惟盧蘇王受未授首比東泉歸陽明以撫
處爲策蘇受來降矣陽明又以八寨之討

被　旨該衙門與停罷并平宸濠之功皆不錄新建之封終其身耳東泉錦衣之廕亦罷是時前勦後撫皆謂無功難乎任事矣

二百八十二

天順五年夏季官軍俸折色銀一十四萬至嘉靖七年冬每月米一十三萬七千石有零矣李文達公嘗言於　裕陵曰軍官

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生必有消如
人只生不死無處若矣今有立功者雖
金書鐵券誓以永存孫貸[illegible]一時傳
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以贖其罪豈
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今各以請久遂
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弊而邦
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
慮當徐為之

二百八十三

南京諸衙門題名碑宜分別書如吏部首書吏部某官某次書南京吏部某官某又次復書吏部又次復書南京吏部乃爲實録今槩書南京未善況都察院名臺名府不同又御史大夫御史中丞與今官名亦不同乃槩列於今名官可乎

二百八十四

弘治十年八月　上召見內閣徐劉二文靖李謝二文正於平臺議政事將太監李廣以燒煉齋醮擅被寵賚閣疏力諫　上嘉納以疏示廣武岡知州劉遜爲岷府所奏逮遜至京科道疏救遜　下詔獄者六十餘人內閣疏救得釋十一年五月　上坐平臺召見內閣劉李謝三公議罷成山伯王鏞遂安伯陳韶寧晉伯劉福總兵越

二日又召見議以保國公朱暉鎮遠侯顧溥惠安伯張偉爲總兵栽鏞等而以溥同英國公張懋管團營盖五軍神機三千所謂三大營六提督也六人中擇二人提督團營皆名總兵官

二百八十五

正德五年四月寧夏安化王寘鐇及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反殺鎮守太監趙

弼總兵官江漢巡撫都御史安惟學覈田大理少卿周東令孫景文造僞檄言劉瑾蠱惑朝廷變亂祖法屏棄忠良收集凶狡阻塞言路括斂民財籍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肆遣官校脅持遠近張綵劉璣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其且督應傳布邊鎮以錦爲討賊大將

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軍師張欽先鋒將軍魏鎮等七人都護朱霞等十二人總管仄書至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致仕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凉各路軍務涇陽伯神英充平胡將軍總兵官統各路兵討之遂下詔寛恤以副總兵都督楊英爲寧夏總兵官遊擊將軍仇鉞爲副總兵興武營守備侯勛爲參將王師

甫出數日鉞斬周昂執寘鐇及其子台溍錦廣報至勅英旋師永一清安輯寧夏

二百八十六

正德十六年工部言内侍巾帽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今至七十二萬昔東漢永平中始定宦官員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以後中

常侍至十人小黄門二十人唐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中宗時黄衣二千人員外置千人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黄衣以上三千人衣紫千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列戟于門宋初自供奉官至黃門定員一百八十人孝宗定二百人後增至二百五十人洪武二年定置內使監奉御凡六十人今自太監至火者近萬人矣

二百八十七

嘉靖初錦衣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二百八十八

永樂八年二月　成祖征本雅失理丁未發北京庚戌度居庸關丁巳駐宣府甲子閱武興和三月甲戌駐鳴鑾戍乙亥大閱

四月癸卯次玄石坡　上爲銘刻立馬峰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壬子次擒胡山刻銘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甲寅次廣武鎮賜泉名清流刻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五月丁卯朔營於平漠鎮甲戌次環翠阜戊寅　上至兀吉兒札虜遁去明日追至斡難河虜拒戰　上登

山布陣麾先鋒逆擊敗虜本雅失理以七騎渡河遁去壬午駐五原峯丙戌次飲馬河諭 皇太子遂下 詔班師

二百八十九

詹同徽父子吏部尚書本貫閩人寓徽州同有文行徽歷官監察都御史陞左都御史洪武十九年 上以徽奉職公勤復其家二十二年為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明

年以徵子太子洗馬綎爲尚寶司丞二十
四年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
制徵不聽吏擊登聞鼓　上切責徵曰吏
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母死不居喪人子
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
者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爲勸徵大慚吏得
終喪是年擢寧海儒學訓導周文爲燕府
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恕爲周府左長

史徽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
資宜試職　上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
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賜冠帶文綺襲
衣二十五年太子太保支兼俸二十六年
詔免天下耆民來朝先是詔天下民年五
十以上者朝京師訪民疾苦有才能者拔
用之其年老不通治道則宴賚而遣之自
是來者日衆　上諭徽曰朕念來朝耆民

其中亦有年高者跋涉道途勞苦可遣人馳傳於所在止之大誥中稱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僞二十六年坐藍黨死驗封主事翟善署吏部事

二百九十

正德十四年六月寧王宸濠反巡撫都御史孫公燧按察副使許公逵死之汀贛都御史王公守仁及吉安知州伍文定起兵

討宸濠檄召江西各府兵宸濠出南昌寇
陷南康九江丁亥遣人寇望江己丑安慶
守備楊銳指揮崔文知府張文錦力禦之
時王公在吉安奏留公差還京御史謝源
伍希儒紀功悉會吉安鄉官都御史王懋
中編脩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御史
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
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繍知府劉昭議

討賊江西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
堯元章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
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率兵至吉安進賢
知縣劉源清斬賊黨數百餘千知縣馬津
率兵遏賊七月壬辰賊圍安慶銳等擊却
之宸濠遣江西僉事潘鵬誘安慶降銳等
殺鵬家人投尸城下誓不降賊丁酉宸濠
至黃石磯戊戌宸濠攻安慶銳等力禦之

庚子以雲樓攻銃縋人焚其樓甲辰以天梯攻文錦投薪焚之丙午宸濠聞王公攻南昌解安慶圍遁還辛亥王公破南昌擒宜春王拱樤甲寅宸濠至樵舍明日王公進兵黃家渡宸濠戰敗又明日戰又敗丁巳王公擒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尚書都督指揮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慶吳

十三凌十一等數百人被執脅從御史王
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叅政
陳杲布政使梁宸都指揮葉文馬驥白昻
等八月癸未　上親征詔天下遂至南京
駐太監王洪家十五年十月　上還京駐
通州宸濠伏誅
　二百九十一
六部主事列銜御史上永樂中脩五經四

書性理大全時尚然其後郎中皆列科道
官後不知起自何時都左右給事中列御
史上自景泰三年始

二百九十二

景泰三年御史練綱等言舉用方面事例
有旨令禮部集議吏部不俟議定即奏陞
福建僉事李顒爲參政楊珏爲按察使蓋
吏部恐議定莫遂其奸爾夫所舉縱皆得

人亦得避嫌況楊珏見爲副使曹祥發其
贓私且吏部推選多不公如向舉陝西按
察使何自學不能檢身齊家爲家奴所殺
山東按察使張清今爲尚書薛希璉所黜
副使張哲未任爲都御史韓雍所黜戶部
主事楊愈考平常例不當陞乃陞河南知
府湖廣副使陳質九年例陞二級止陞參
政一級僉事曾蒙簡未及一考以殺賊功

陞一級越陞左參政三級臣等非不劾奏但給事中御史有以直言觸其同類大臣者吏部尚書懷猜忌往往退其見任之職鉗其欲言之口所以居言路者以言爲諱職風憲者以一身自保寧負朝廷之恩不敢犯大臣之怒今 吏部復爾專權擅爵肆行欺罔臣等如不爲之言 皇上深居九重何由知其弊之若是 臣等非不知觸犯權臣

禍不能免但朝廷耳目所係甚重豈可知有權臣不知有陛下知有身家不知有朝廷請下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何文淵右侍郎兼少詹事項文曜于法司明正其罪文曜陰險奸邪群臣共知比之文淵情罪尤重難佐天官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直太子太傅兼吏部左侍郎俞山素行本殊於衆今亦爲文曜等所愚失於舉

覺亦宜究問乞俯從臣言命吏部但遇三品以上大臣舉用方面等官毋置二簿鈐印備書舉主與被陞者一封進司禮監便御覽一送翰林院備顧問俟一考政績卓異者賞舉主政績無聞及犯贓舉主同罪

上曰御史職居言路凡事當言今所言俱是但知人之難從古爲然已陞除者置不問文淵文曜等亦姑宥自今選官務洗

心滌慮廣詢博訪必從公道毋得徇私四年以御史錢昕爲真定知府御史給事中乞留昕御史王直遂請老　上不許昕竟去真定爲知府

二百九十三

成化二年東虜董山糾衆入寇三年武靖伯趙輔充總兵都督王瑛封忠爲副左都御史李秉督軍卒漢番京邊官軍五萬討

之山降送京師放歸廣寧輔秉曰山不可宥請誅山九月分左軍出渾河柴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潑豬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鮎魚嶺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期日會兵進剿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率兵萬人過其東走我兵擣賊巢虜遁擒斬俘獲虜指

揮若女等千人班師指揮張額的里率妻

子乞降朝廷憐而釋之明年留韓斌爲副

總兵防守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

二百九十四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

八事其一紀絶屬請封建庶人後爲王

奉祀　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恭奏大駭

罵恭蠻子何爲自速死繫恭兵馬司獄劾

上待命賴 敬皇明聖詔勿罪放朴還鄉

二百九十五

仁宗即位之歲十一月召禮部尚書呂震與御劄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奴今有存者旣經大赦並宥爲民給還田土 仁宗撰長陵神功聖德碑文

稱建文君雖追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其在

位猶尊之曰朝廷文論群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者爲忠臣云

二百九十六

先朝用人惟賢惟材雖內閣輔臣不專翰林初開內閣七人用王府審理副中書舍人給事中知縣改翰林官入直文淵閣此後如文達起吏部主事文清起御史功業

道德有過二公者乎近日但有攺入翰林
及宫寮者千萬揹摘十無二完即有才行
出羣之士亦深避峻却惟恐一旦攺官徒
增多口耳且往時忌人官祿至於死後定
謚尚有公論今亦大異于昔矣

二百九十七

留都諸司無事時似閒有事則叅賛機務
守備武臣操江都憲總兵最爲要職不可

不擇其人南都水軍勝於陸卒營馬壯於江舟然戰守皆不得地利　孝陵再三欲徙都不果　成祖決遷北平萬世之慮也

二百九十八

戶部尚書王杲簡諒廉平兵部尚書劉儲秀清貞恪慎山西巡撫孫繼魯清修苦節文行卓然皆一時人材嘉靖丙午丁未二年相繼去位孫繫死詔獄王荷戟南荒卒

劉削籍非出內閣之意即言官之口其貪墨奸佞依阿卑諂者安享榮祿即有論劾行賄得解職任如故旋復陞轉以故今之大臣實難展布上為內閣切持下為言官巧詆相率低頭下氣者以為循謹千金雙璧絡繹道路即以雄才大器著聲矣

二百九十九

嘉靖丙午京城大水明年歲星守營室西

內災澄城山分崩離析都城隍崩災又明年二月日有異常之變三月朔日食於夜是月望月食煖閣又災尋有 孝烈之喪又明年有 莊敬之戚春秋傳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及太子也

三百

近記時事小說書數十種大抵可信者多惟雙溪雜記蹇齋瑣談二種好短人似其

好惡亦欠端然雜記中言哈密事却是彭幸庵忠孝剛方有大臣風節其處哈密不能無遺憾也

二百一

嘉靖年來浙中儒臣可爲輔弼者王文定公瓚董中峯先生玘張文定公邦奇皆不得用中峯文學蘊籍行誼修潔竟爲永嘉中傷一廢不復起善類甚惜之王官至禮

部侍郎張南京兵部尚書中峯及張余嘗接其言論正人君子也

二百二

我朝内閣以私喜進用人者有之未嘗有以私怒殺人者萬安焦芳劉宇曹元亦未嘗至此

三百三

父子天官新安詹同同子徽徽才敏達同

有文學修行皆仕洪武中靈寶許襄毅公
進進子松皐讃襄毅天官正德初松皐嘉
靖中松皐恭慎小心余為屬吏未嘗見其
以私怒中傷人平居簡易至大黜陟秉正
不阿以故内閣嫉之襄毅文武全才清勁
諒達近世名卿鮮能及之松皐與兄誥同
特爲兩京戸部尚書誥博學沉恩卒謚莊
敏論者曰襄毅弘毅莊敏毅而下弘於皐

弘而不毅余見松臯儘有毅

三百四

宸濠之役王陽明不顧九族之禍賊擒奏凱彬忠諸倖倖導　康陵南征罪人未就飼師之𤇯中外危疑洶洶視行陳間尤費心力娟嫉之徒肆爲誣詆天日鑒之而已其桶岡橫水浰頭之賊連穴數省寇叛數十年國無大費竟爾盪定此功豈在靖遠

威寧之下其學術非潛心內省密自體察者愼勿輕訾也

三百五

威寧出塞俘馘甚多虜自永樂以來惟此奪其氣一時羣臣忌功百方誣訕皆非實事汪直自敬憚威寧威寧不峻拒之亦未爲過後人乃以威寧比陳鉞何其忍也

三百六

麓川之役大費財力騷動半天下比再出兵益復虛耗苟且奏捷鐵券金書至今不絕咸寧新建止終其身豈不幸哉

三百七

論大禮入內閣者席文襄張文忠桂文襄方文襄四人霍文敏以禮書掌詹事府事若楊文襄再入閣以稱張璁李文康以諭德是張璁入閣

三百八

嘉靖中議文廟祀典進文中子后蒼胡瑗歐陽修四人從祀文中之學得孔顏正傳后以明禮胡以善教歐陽以濮議故永嘉以比韓退之也

三百九

今人專指斥陽明學術余不知學但知大學恐不可直以宋儒改本爲是而以漢儒

舊本爲非此須麄心靜思得之若寧藩反時余時年二十一應試在杭見諸路羽書皆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變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緊急或曰江西巡撫被害重情或曰南昌忽聚軍馬船隻傳言有變惟陽明傳報明言江西寧王謀反欽奉密旨會兵征討安仁謂陽明學本邪說功由詭遇又曰王某心事衆所共疑何其

不諒至此

三百一十

江西入內閣者解大紳胡文穆楊文貞金文靖胡若思陳德遵彭文憲蕭孟勤陳莊靖劉文安彭文思尹文和費文憲佳文襄近日貴溪分宜凡十六人

三百一十一

東南海寇日甚一日丙午秋遂至浙西吾

邑亦被其害此事皆緣勢要之家通番獲大利以貽國家東南之憂　國初設官市舶正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如西邊茶市北邊馬市亦然觀其官以市舶爲名意可知矣　聖祖特起信國公於衰暮之年令其築城海上自山東至浙專防倭寇而乃有市舶許海夷進貢豈無深意今徒禁絶番夷入貢遂使勢豪得侔其利禁愈

嚴則勢豪之利愈重而殘殺之害愈酷矣要之勢豪之家亦必有殞身滅族之禍盖緣其始欺官府而結海賊後復欺海賊而併其奇貨價金百不償一積怨既深一旦致毒禍不遠矣

三百一十二

浙人入內閣者今七人黄文簡王文通呂文懿商文毅謝文正張文忠李南渠文毅

相業不在文貞文達之下文貞始嫌於君臣文達終嫌於父子文穀當易儲之際微言諷止而位在第六以故丁丑之難僅削籍歸田茂陵固知之竟復召用俞綱入閣甫十餘日仍理部事

三百一十三

王陽明初見宸濠佯言售意以窺逆謀宴時李士實在坐宸濠言 康陵政事缺失

外示愁嘆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陽明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又曰有湯武便有伊呂陽明曰若有伊呂何患夷齊自是陽明始知宸濠謀逆決矣乃遣其門生舉人冀元亨往來濠邸覘其動靜捷得其詳於是始上䟽請提督軍務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遴嶮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行事意在濠也司馬王晉溪知陽明意覆

奏稱王某有本之學有用之才今此奏請相應准允給與旗牌便宜行事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悉聽王某隨機撫勦以故濠反陽明竟得以此權力起兵擒賊捷奏中歸功本兵新都故不喜晉溪見陽明奏遂怒故封爵久不行至　今皇帝登極詔中及之議者遂謂新都自爲已定策地也濠反書初至諸大臣驚懼以爲濠事十成

八九晉溪一日十四奏調兵食且大聲對諸大臣曰王伯安在汀贛據南昌上流旦夕且縛宸濠諸公無恐曩請與伯安提督軍務正爲今日已而濠平職方郎中論功超陞晉溪乃不得脫戍籍豈不大舛晉溪後以張桂薦起復爲吏部尚書卒謚恭讓

三百一十四

北虜凡求貢必糾諸部落在塞上挾我我

邊臣幸其綏入許奏關入貢轉展二三月虜必深入往歲鴈門太原之禍皆然總督撫鎮所奏番字文書往往誇述也先之事中間又多不遜語通事人不敢譯聞止云內多番字不能盡譯豈四夷館分地專業而不解番文乎

三百一十五

張正常者世貴溪人我兵取江西正常以

天師四十二代孫號正一主教天師遣人
朝見正常亦屢朝京師洪武初　上謂羣
臣曰天至尊豈有師以此爲號甚褻瀆遂
革舊號號眞人正常有術投符故永壽宮
井中有疾人飲井水輒瘳詔作亭井上名
太乙泉十三年子宇初嗣　上言前朝嘗給
有正一玄壇符籙之印印之符籙今欽給
眞人銀印止敢用上表箋乞別賜賜龍山

正一玄壇之印印如六品制宣德中宇卒無子姪懋承嗣弘治中子玄慶病子彥頫嗣

三百一十六

正德庚午逆瑾既縛有　旨降南京奉御長沙謂諸大璫曰如此彼若復用肆毒當益甚柰何太監張永曰有我輩在無慮已而瑾上白帖言奴縛時封奴帑奴赤身無

一衣乞與一二敝衣蓋體康陵見瑾帖憐之令與瑾故衣百件永等始懼謀之長沙令科道劾瑾劾中多指阿附瑾文武大臣永持疏至左順門付諸言官曰瑾用事時我輩莫敢言況爾兩班官今罪止瑾一人可領此疏去易疏急進勿動揺人比疏入坐瑾奸黨律永輩又不欲止罪内臣一人乃連及文臣張綵一人武臣楊玉等六人

獄詞具其上紙疏獲究盡發長沙阿依瑾事長沙大怒又與永輩謀不重法誅鋤此輩後受其亂乃致謀反律然亦不盡本律

三百一十七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名九卿相頡頏不得相壓實自我朝始始于洪武十三年

三百一十八

嘉靖初浙江按察使陳鳳山東人才器卓犖廉明有風裁貪汚之吏望風走去不久卒於官戊申荼陵廖希顏自浙參政陞按察使未上任卒廖有文學修行撿爲屯田郎中當翊國橫驕時力摧其勢江南得不加賦南巡行宮亦廖疏得撤吏才精敏又平恕不盡法惜未盡其用

三百一十九

鐵冠道人張中字景和臨川人　孝陵登鍾山詞臣危從擁翠亭給筆劄賦詩鮑尚絅朱升張以寧蔡裕伯單友中李某暨道人並應制道人初舉進士不得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狷介寡言嘗戴鐵冠自稱鐵冠子人皆呼鐵冠道人孝陵嘗微行至一寺中群僧伏門道傍迎　上曰何以知朕至對曰聞鐵冠道人云即召

道人至　上手餅食未半即賜道人問道人能先知我至試言我國事顧直述無我諱道人訊口誦數十句中有曰戊寅閏五龍歸海壬午青蛇火裏逃至洪武建文間始驗餘不敢傳先是兵亂歸隱幕府山間至城市與人言避兵處從之者多獲全壬寅參政鄧愈薦召至　上問曰予定南昌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對

曰天下自此大定但此地旦夕當流血盡舍焚燬必盡鐵柱觀亦僅存一殿耳後指揮康太反果如其言他日龍馬兩重之對省署震擾之占剪燈花平友諒類多奇中

三百二十

洪武元年始設六部以滕毅爲吏部尚書正三品屬中書省十三年罷省以山西叅政儕斯爲吏部尚書改正二品自儕至張

統皆在南京褰忠定公以後皆在北京

三百二十一

吳元年始封宣信鄂三國公洪武三年冬大封功臣封公二人侯二十八人是年又封伯二人侯一人四年又封侯一人十年進封公一人侯一人十二年又封侯十二人十九年論雲南功進封公一人侯四人十七年定功臣次第建文四年九月　長

陵封公二人侯伯各十三人加禄一人贈
公二人侯二人巳而又封侯三人伯六人
徐增壽先贈武陽侯永樂二年贈定國公
詳見異姓諸侯傳
三百二十二
洪熈元年三月十五日詔畧曰若朕一時
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没及凌遲之刑法司
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

同三公及大臣軏奏必允乃已永爲定制

三百二十三

正統四年四月災異修省勑諭公侯伯府部院等衙門官寬恤事宜第一條吏部擢用官員宜精選賢才任之或罷輭無能者或老疾不堪乎昔行止不端謹者悉皆罷去承差知印吏典人等亦宜精詳考察賢否貪汚及庸懦無能并不諳行移者悉皆

罷去不許術私濫用慶廩費祿盖先時皆因事因災考察也

三百二十四

廣寧遼陽間中有三岔河皆閒田我戍兵遶而守之若取而屯牧焉我地益廣邊備益省馬端肅李康惠二公皆嘗議復此地不果盖三河滙流土地沃衍草木茂密又多魚蝦之利三衛夷人牧馬其中若奪其

生業兵隙必開且地多沙陀土亦疏惡三河並趨時遭墊没不若守我封疆之為愈也

三百二十五

周顛仙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長壯奇崛舉止不類常人年十餘病癲嘗操一瓢入南昌乞食久之至臨川未幾復還南昌日[illegible]力於人夜卧閭簷間祁寒暑雨自若嘗

趨省府曰告太平人皆異其言遂呼爲顛仙不數年天下果亂陳友諒入南昌顛仙隱跡不見及　孝陵自將定南昌將還顛仙從道左拜謁潛隨至金陵每遇　上出輙趨進曰告太平間見或捫蝨而談擊節而歌詞多隱語　上頗厭之命飲以燒酒酣暢不輟衣帶常繫菖蒲三寸許曰細嚼飲水又自言入火不熱　上命巨甕覆之

積蘆薪五尺許燔爇四旁火盡滅發而視之端坐如故如是者三寓蔣山寺月餘僧言顛仙與沙彌爭飯怒不食半月矣 上幸翠微亭召之步趨如常因賜食乃食 上問曰能不食一月乎曰能乃坐之密室中不食者二十三日 上將幸寺賜食京師將士聞之爭持酒肴往食之既食而盡吐之須臾 上至與之食乃復食如常既

許　上將還顛仙於道側以手畫地作圖
曰破一桶成一桶是時中原尚未定友諒
復圍南昌　上欲勒兵往援問顛仙曰陳
氏已僭號吾此行何如顛仙仰視良久曰
可行上面無此人分曰與汝偕行可乎曰
可踴躍持杖揺舞如壯士揮戈狀舟次皖
城無風不能進顛仙曰行則有不行則無
既而行不數里風風果大作至馬當見江豚

戲水曰水仙見前損人必多　上曰顛者
言何妄復爾投之江中周曰吾入水不濡
遂命投之江久而復來謁見求食命賜食
食已正衣襟前引項曰今可殺矣　上笑
曰殺爾何爲乃縱其還廬山及友諒敗死
遣人往廬山求之至太平宮側有言一老
人止民舍曰我告太平來不食且半月今
去不見洪武癸亥秋有僧名覺顯者自言

廬山巖中老人使來見　上以其虛誕却之會　上不豫飲藥未瘳前僧復徒跣至云周顛仙遣進藥　上不納僧具言前事乃餌其藥覺有菖蒲丹沙氣是夕疾愈僧亦去不知所之遂親爲文勒石紀其事命善應等往祠焉

三百二十六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武原黑洋山東經汴

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張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而張秋運道復完自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後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横衝會通河奔流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六年命副都御史劉東山治之施功未

竟伏流潰溢人皆言黄陵岡塞口不合張秋護堤復壞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且有爲海運之說者盖滎澤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南頓猶有河流淤淺僅二百餘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泗入淮可殺上流之勢黄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然梁進口以南涸涸無阻以

壯淤澱將平計其功力僅八十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徐入淮可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矣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耳是時東山能虛懷博訪推心任下五旬而事竣

三百二十七

洪武甲寅二月丁酉朔日食下禮部尚書

給事中等官議文廟祀禮請改用仲丁制

曰可

三百二十八

洪武三年上幸後苑見巢鵲外翼嘆曰

誰無毋子今翰臣親老待歸養是年賜朝

臣袍帶賜廉吏嵩縣劉與史布帛擇文儒

性行清潔者充學官賜文武官朝服公服

又賜冬衣

三百二十九

滁陽王　長子郭大舍張夫人出戰沒一女惠妃生蜀豫如意三王汝陽永嘉二公主次張夫人出又次李夫人生郭老舍洪武四年　旨云說與郭老舍再三留你不住定要回鄉守祖你舊有二所庄田我就與與你耕種教戶部官開除糧草十一年鄰人責童兒誆誤出走十七年　上諭張

祭儀誤王廟碑文遂云王無後令滁州衛千百戶王傑等二十二人供祀事廟首宥日輿率而祀之又令　蜀王往來修祀比王之國改令滁州衛掌印官致祭宥氏分獻二十八年老舍還鄉爲費譙所發解黑窯場做工　上面諭放回令一年一朝京師老舍卒諭葬立石老舍生譙譙生昇昇生信信生琥皆一歲一朝有籍於禮部鴻

臚寺弘治癸丑琥奏得旨冠帶守祀辛酉復奏下該部看了來說馬鈞陽行巡撫查明覆奏壬戌奉　旨是郭琥與做奉祀正德癸酉琥又求印信王傑脩孫璽奏琥詐冐吏部亦惡其求望漸多覆請奉　旨是滁陽王祀禮悉遵　皇祖舊制行郭琥近授職銜革了仍照　皇考前旨止與冠帶榮身再來奏擾不饒辛巳琥復奏吏部議

送法司問罪嘉靖元年五月朔奉　旨你
部裏再查議了來說復奉　旨是郭琥准
與原授職銜以榮終身不許干預祀事琥
生厚滁陽散財集衆以啓　皇明萬世之
業而　子孫曾無一命可乎弘治特與奉
祀正德時革職　今上新政特旨查議所
司不能奉揚　再議革職而　聖心未慊
勅令再議使遇馬鈞陽郭氏當有祿矣

三百三十

劉文安公陳十事其八言賞罰曰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摧陷腥羶迎回鑾輅但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未足賞今亨自伯爵陞為侯爵謙由二品陞為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

敵愾之氣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時羅通亦以爲言然自德勝之役之後也先再不敢窺我若[illegible]紫荆者誰之力也

三百三十一

本堂記延四方名儒教　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上充侍讀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　仁宗在東宮教令長至燕勞　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爲表至有以暗逐明之喻英宗冲年就學大臣不能引故事徒獵章幹蠱尊君卑臣非　祖宗之法矣王文恪公吾言今旣未能如古禮亦宜稍畧君臣

之儀教師友之分使宮寮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戯隨事諫止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甚者斥逐不使邪人得須臾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久長者用此道也

三百三十二

大同人趙小抜者極狡黠通虜嘉靖己酉

夏以守臣差至京覘我虛實庚戌春小挨去虜中久之回言虜强盛請撫鎮用一殺詐稱總兵交送虜酋俺答求和撫鎮大怒杖之四十小挨遂走從虜虜墩軍數招之答曰直至北京正陽門外始與爾等再相會是夏大同總兵張達副林椿皆死於虜總督侍郎郭宗臯巡撫陳燿被逮廷杖謫戍邊起復尚書翁萬達代宗臯未至兵侍蘇

祐出總督趙錦代燿時薊州巡撫王汝孝憤喜峯口外夷人猛可等索賞無厭兩出境撲殺諸夷恨我亦數入塞遂通虜七月大同仇鸞總兵報俺答糾河套吉囊子狼台吉部落及遼東達子入寇又報虜東行將犯獨石八月　萬壽聖節前二日巳巳虜自獨石邊外東行甲戌至大小興州乙亥　巡撫爲口外陳通事所詐報虜自大

小興州往西北去且曰請寬主憂臣辱之慮坐收安內攘外之功是日虜遂至古北口外丙子王巡撫又報虜到古北口外被我軍射退及奪獲馬匹數多必不能入是日申時虜已入古北口二鼓報至京城戒嚴丁丑黎明陸錦衣炳分布官校於皇城四門兵書丁汝夔發勇字四營兵分駐城外威字四營及三大營兵守城令九門各

文武大臣一人監督甘肅巡撫王儀駐守
通州吏部侍郎王邦瑞提督城守軍務僉
都御史商大節提督巡城是日奉畤保定
巡撫楊守謙統副總兵朱楫叅將祝福兵
駐東直門外叅將馮登兵駐安定門外守
備井田兵駐崇文門外戊寅仇總兵統副
總兵徐珏遊擊張騰兵駐朝陽門外己卯
虜在白河東岸仇總兵諸軍遁遷移營東

行是日宣府副總兵孫勇遊擊賀慶兵駐
德勝門外　上賜仇總兵平虜大將軍印
賞銀千兩蟒衣一襲陞楊巡撫兵部左侍
郎提督內外官軍截殺賞銀四十兩紵絲
三表裏時京城諸惡少凶徒往往群聚言
內外文武大臣家積金銀數百萬虜即近
城我等放火搶諸大臣家諸大臣懼言城
外有邊兵可恃宜移京軍入護皇城勿驚

闕廷於是邢瑞請九門各添兵千人巡捕
官軍分營東西長安街大節請九門城上
各添兵千人丁尚書請於十王府慶壽寺
各駐一營營三千人於是城外之兵掣入
城者大半是晚宣府總兵趙國忠統參將
趙臣孫時謨袁正遊擊姚冕山西遊擊羅
恭兵駐小榆河遼東參將楊應奇總兵李
琦山西守備劉灝遊擊柴縉兵皆相繼至

郊畿是時虜在白河東岸殺掠人畜庚辰
至河上辛巳渡河西北行結陣東郊散遣
三五騎或十餘騎旁都城殺掠焚廬舍日
夜火光不絕直至東直門外馬房執內臣
八人去俺答縱歸上番書言求貢及朶顏
引路事城外居民被傷千萬成羣奔京城
城門閉不肯開萬口號慟聲徹西苑　上
令開門聽民出入是日虜掠我婦女酣飲

大教塲中是夜宣府趙總兵等兵在小榆
河與賊前哨對壘仇總兵等亦還兵駐京
城東北壬午零賊往來京城後六門外殺
掠人畜癸未虜至鞏華城西北益出輕騎
近京及西山口殺掠甚慘　上震怒御奉
天殿宣諭羣臣是夜逮王儀參將劉錦下
詔獄甲申逮丁尚書楊侍郎廷訊是日虜
住西北郊乙酉逮汝孝希韓華兵侍謝蘭

職方郎中王尚學戶書李士翱十三司郎中周曾等職與工書胡松俱戴罪冠帶管事候事寧處治是日虜至白羊口丙戌上怒甚急欲殺丁楊索法司奏當急法司持奏肯上　上益怒夜逮刑侍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少卿沈良才等廷杖五十降俸五等法司遂上擬丁楊死律是日虜半從横嶺口出傈來張家口丁亥丁尚書

楊侍郎死於西市是日張家口虜落川去半自白羊口復回東行趙總兵夜遣健卒八十人往天壽山四面放銃賊疑我有伏不敢入紅門己丑仍出古北口去勘奏者言虜殺我男婦六萬擄去四萬掠雜畜數百萬焚廬舍萬區通計男婦死且掠者蓋六十萬當是時城外京邊軍竟不曾與虜一戰儀士翺閑住蘭降南太僕卿曾外任

松奪俸汝孝希韓尚學論戍留鸞總理京營戎政珏代鸞鎮守大同邢瑞以侍郎掌兵部事俄改協管京營戎政史道以兵侍掌部事尋還邢瑞理部事為尚書而召趙錦代邢瑞明年春邢瑞自陳猶籍去錦代邢瑞為尚書戶侍傅鳳翔代錦松亦自陳致仕歐陽必進代松

三百三十三

非涇言　皇子之國　皇后子其儀制用
上十王禮妃所生子用中十王禮嬪所生
子用下十王禮降殺以母爲差此不知出
何令甲　孝陵封諸王不然

三百三十四

嘉靖己亥葬　慈孝獻皇后　今皇帝甚
孝順敬慎建言者遂上言姜嫄生后稷慶
都生帝堯事於是武功有姜嫄之祠慶都

有侁毋之祠

三百三十五

嘉靖庚戌鄭王厚烷爲盟津懿王子祐橏所訐奪爵降庶人安置高墻其長子載堉封爵如故辛亥祐橏又欲奪理府事奏下禮部議禮官徐階議言親王因事奪爵未經奉旨立郡王承繼國祀其子雖未見罪始則降封後乃得嗣其父始封之爵者

遼庶人貴烚長子豪㙉之封長陽王是也父子並有罪降庶人不得請封者見潚與其子祐柄是也罪止其身子得襲爵但未封世子揮郡王署府事已而彼此相訐仍封其子爲世子勑令管府事者慶庶人世子奇㰖是也父既坐罪即命其子管府事者岷庶人彥沐世子譽榮是也至於親王冊寶自非罪干大逆國除如寧庶人宸濠

父子殲滅者例不進繳令鄭庶人仰荷
聖恩罰止其身其子載堉封爵如故比之
貴焓見潚奉旨改令旁支承繼者不同載
堉於厚烷所犯情罪無干幸保封爵比之
豪𡒊先為庶人後佑柄有罪降革者亦異
本部不敢輒擬議世子舉榮慶世子翊櫎
例請命載堉管理府事援樂昌王例請令河
南撫按奏保倫序相應賢能素著者二人

以俟簡命蓋以予奪之柄宜出自朝廷其人之賢否當稽諸公論也祐橏累奏圖快私忿相應罰治仍如前擬施行祐橏無得脇制撫按肆行奏訐　制曰可祐橏且不問先是己酉秋鄭王嘗疏請上講學勤政任賢未幾而祐橏遂訐王也貴烚遂簡王子初封長陽王已而嗣遂王正統元年府臣爲乞加祿裕陵言簡王得罪朝廷　太

祖特加原賚削其祿衛止與校尉三百人
仁宗命令王嗣王倍加祿得支二千石
宣宗又與旗軍三百人朝廷親親已至
王於庶毋諸弟寡恩多行無禮府臣不聞
匡直爲王請加祿不允四年坐滅絶天理
瀆亂人倫廢爲庶人而簡王第四子貴燰
以與山王嗣遜王貴焓子豪墭得封長陽
王也荆靖王三子長見瀟天順中嗣王弘

治五年人告王有異謀命太監蕭敬駙馬
都尉蔡震都御史戴珊召王至京并其長
子祐柄降庶人遷置武昌見潚弟見溥成
化二年封都梁王十三年卒謚悼恵其子
祐櫚弘治七年以都梁王進封荆王也慶
恭王子台浤弘治十六年嗣王時虜數入
塞賊發恭王墓嘉靖四年謀不軌法司請
如代王聰沬例徙西安　上不許降庶人

留邸歲與米三百石已又不悛徙西安其長子奇㩲封世子攝府事十二年世子及懷王妃王氏乞留台涉故邸禮官執議不可十五年两宮徽號詔許台涉還邸與冠帶也岷王彥汰簡王子與弟南安王彥泥訐陰事彥泥廢爲庶人彥汰坐荒淫敗度抗制擅權幽因嫡母焚死追逼多官稱臣亦革爵爲庶人令其子世子譽榮攝理府

事嘉靖十年譽榮爲父乞恩辭攝府事禮官以見灂鍾鍑比奏授彥汰冠帶理府事十二年彥汰乞復爵不許十五年兩宮徽號詔復彥汰王也鄭之初王諱瞻埈獻陵第二子毋李貴妃永樂二十二年封漢庶人反王與弟襄王居守宣德四年之國鳳翔王請安王竹園時韓王以安王舊邸得竹園矣　上曰園在鳳翔去平京遠與鄭

王便正統八年乞徙懷慶留京邸明年之
國成化二年卒謚靖子祁鍈成化四年嗣
乞河堧地弘治八年卒謚簡世子見滋卒
孫祐柃弘治十年以世孫嗣贈其父世子
鄭僖王正德二年卒謚康無子僖王弟東
垣端惠王見湏之子祐檡正德四年嗣王
贈其父鄭定王十六年卒謚懿子厚烷嘉
靖六年嗣時又有周府宗人鎮國將軍勤

尉上言時事降庶人放高墻

三百三十六

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乃命原潔與編脩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令元秘史叅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既

成　詔刊布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
其情

三百三十七

永樂七年遣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率官
兵三萬下西洋凡西洋功次即非斬首選
法不得減革永樂十三年吏部員外郎陳
誠上使西域記凡十七國

三百三十八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韃靼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比有三衛也盖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嗾我華蘭台以來駸駸乎我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

而嘉峪不驚胡虜逼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致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勍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焉以故别考而存之戰守之畧可幾而得矣　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　成祖西洋之艘不已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須書也國有大疑

焉爾羌三王胡四王我歷厘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爲我深創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橫出入幾徧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歟夷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爲而不可也陪臣請命于京

師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來乎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夷人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彼其忍於捐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

政在養民盡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哉

三百三十九

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建文君以張鳳李衡趙福張昺汪濵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爲錦衣衛千百戶有差鳳等皆西宮殉葬宮人父兄所謂朝天女戶也官得世嗣

三百四十

近日武臣如梁震馬永皆不易得邊事日踈勞　聖明拊髀之思爲之須日赳赳梁公行間奮迹豕面鳶肩鷹脅虎額氣擁霆雷機深几席士戢其武亦甘其澤移鎮雲中兵驕將猥旌旄一麾聲靈頻攻夜蹴黑山晨搜青海奪彼草泉繕我滿壘紫轀千羣蒼頭百隊禍讐唐藩戚行漢塞胡隕干

城憂我佰代寵贈上公增此敵愾　馬公
特起明慈信劼說禮敦詩跨馬穿札守督
漁陽心懸大寧曾是魔脫薄我郊坰乃餌
其酋乃攜其羣百里未關三捷来閑裔章
獻忠收攬賢傑義藏坤囊謹深需穴全遂
喁喁載乘符旗涉河隋陣逾山毀巢殭陲
外靖伍卒內嚚賤心弗潰掌股斯調

三百四十一

四夷館分十人所設通事六十人大通事
有都督都指揮等官統諸小通事總理貢
夷降夷及歸正人夷情番字文書譯審奏
聞

三百四十二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
河縣安樂城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
山氣候多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瓜果羊

馬之利人皆壘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永樂十二年行在驗封貟外郎陳誠使至其國誠言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有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伴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

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青黒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峯巒秀麗羅列成行峯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笋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

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群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鏊窮崖天巧奇絶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甘肅大抵無北虜患專鎮防西夷夷種中土魯番最奸狡宣德五年始遣使來貢正統以後亦嘗來貢成化弘治間番酋阿力阿黑麻父子擾我西鄙虜我哈密忠順王罕慎陝巴拜牙即是時專伺哈密

至正德遂數犯我甘肅語在哈密傳中嘉靖十一年西域貢稱王者七十五人貢使至二百九十人禮官夏言請國稱一人王內閣張孚敬言西域稱王者多恐彼自封授或部落相稱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十人者答勑並稱王今盡裁奪恐夷情觖望下禮兵部議言西域諸國稱王者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諸國

名甚多朝貢絶少且與土魯番諸國不相
統弘治正德間土魯番十三入貢天方正
德間四入貢稱王者率一人或二人三人
餘稱頭目覲嘉靖二年八年稱王者天
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此兩年
間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內閣言先年亦
有稱王至三四十人者併數三國耳乃今
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

至十三王併數則百五六十王前此所未有況所稱王號原非舊文即有同者地面又異弘治時回勑書國稱一王若循撒馬兒罕往年故事類答王號人與一勑恐非所以尊中國而嚴外夷也自後各請賜勑率其部落貢不如期使不如數任意往來勢難阻絕驛傳勞煩宴賜頻數竭我財力以役遠夷計亦左矣 上從言言當是時

土魯番殘破我嘉峪關外七衛及城郭
諸國地大人衆非復陳驗封奉使時矣

三百四十三

直文淵閣入内閣預機務出納帝命率遵
祖憲奉陳規誨獻告謨猷黜檢題奏擬議
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事
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所下一曰
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勑五曰冊文六曰

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啓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會議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

東宮出閣講讀領其事敘其官而授之職業凡脩實録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録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

諸臣請謚並擬上焉凡圖書繕寫讐校皆
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征扈行凡　累
朝御文實録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籍
而藏之凡會勑稽其由狀而叙述上請焉
凡禮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課歲貢
生廷試夷館譯生皆總領之其屬制勑房
書辦制勑詔吉誥命册表寳文玉牒講章
碑額題奏揭帖一應機密文書及王府勑

符底簿誥勑房書辦文官誥勑番譯勑書幷夷書揭帖紀功勘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畫若濡淺稽緩遺失妄誤皆有罰盖嚴中書丞相此直文淵閣者即虞揆殷衡周宰之職也治亂安危恒係於斯可不慎哉

三百四十四

國初設中書省左右丞相黨獄起罷詔五

府九卿分理庶務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
奏啓署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其官
其　成祖靖難後召解公縉黃公淮胡公
廣楊公榮楊公士竒金公幼孜胡公儼入
直文淵閣時洪武壬午寔建文四年也自
後楊公溥張公瑛陳公山陳公循曹公鼐
馬公愉苗公衷高公穀張公益彭公時商
公輅江公淵王公一寧蕭公鎡王公文徐

公有貞許公彬薛公瑄李公賢呂公原岳
公正陳公文劉公定之劉公珝劉公吉彭
公華尹公直徐公溥劉公健丘公濬李公
東陽謝公遷焦芳王公鏊楊公廷和劉公宇
曹元劉公忠梁公儲費公宏靳公貴楊公
一清蔣公冕毛公紀蓋自壬午至正德辛
巳凡百二十年五十一人內有再入三入
閣惟西楊起布衣歷事朝四十一年